

## 父亲的饭局

文/段代洪

青璐都记不清自己婉拒父亲多少次了。可是父亲像个心愿未满足，就会一直不依不饶的老小孩一样，只要瞅准机会，就会问：璐啊，明天有空了吧。

其实，父亲的请求很简单，不过是一顿饭局。父亲说，他的那几个老哥们儿很仰慕青璐的才华，一直在他面前游说要摆一桌儿，想认识一下他的才女。

父亲已经70多岁了，他说的那几个老哥们儿，也都和他差不多，甚至还有有的比父亲大个三五岁呢。青璐心想，父亲用了“仰慕”这个词，端端不合适，但她看到父亲皱纹里荡漾出的毫不气馁的执拗的笑容，她也就没有对父亲说什么。

青璐心里明白，不是父亲那几个老哥们儿要设宴认识她。而是父亲想在一帮老伙计面前，显摆一下自己的作家女儿。青璐多次婉拒父亲，一方面是她觉得自己坐在一桌老人堆里肯定特别尴尬，另一方面因为赶书稿也确是难于抽身。

这天，父亲午餐时喝了点酒，心情似乎很好。父亲很轻柔的敲开青璐书房的门，又提起了那个饭局。青璐这回没有说话，只是指了指桌上的书稿，向父亲摊了摊手，给了父亲一个略带调皮的无奈表情。

父亲说，没事没事，知道你可忙呢。青璐分明看见父亲历经沧桑的昏浊的眼神里掠过一丝失望。他似乎满带歉意，蹑手蹑脚的合上书房的门。转身的那一刻，青璐看到父亲稀疏的白发和佝偻的身影，心里竟有些隐隐的痛。

晚餐时，青璐主动跟父亲说：你的老伙计们明天晚上有空吗？父亲喜出望外的神情，让她想起了那一年他被评为省劳模时回家来的样子。

饭局设在敬亭轩酒楼。酒楼古色古香的，很有些年成，是父亲和他的老朋友们以前常来的地方。

雅间名字，贤聚庄。屋里挂着字画，还摆了三两个高矮不一的釉彩花瓶。席间，加上青璐和父亲，不多不少，刚好一桌，十个人。

父亲兴致很好，他笑意莹莹，像是春风吻上了他皱巴巴的脸。父亲逐一介绍：这是你黎叔，和老爸一起逃过学；这是你老王叔，和老爸一起扛过枪；这是你靳叔，和老爸干过架；这是你熊叔，有名的书法家；这是白叔，和你一样，是个大才子……

青璐其实也记不住哪个叔是哪个叔。简单寒暄之后，席间面面相觑，有些冷场。不过，几杯杏花春酒下肚后，老叔们就活跃起来，仿佛那饮下的不是酒，而是一种返老还童的

神奇药液。

一帮儿几乎头光光、牙光光，两眼却无光的老夫，聊发少年狂。青璐看在眼里，觉得有些可笑，也有些可爱。青璐甚至有种说不出的感动。

老叔们都有了醉意，争着过来，要和青璐喝酒。青璐不胜酒力，但也站起来碰杯，然后浅浅的泯一口。

父亲也有些晃悠悠的跟来：这是你黎叔，和老爸一起逃过学；这是你老王叔，和老爸一起扛过枪……父亲已经忘记他刚刚介绍过一遍了。

和父亲干过架的靳叔本是他们当中最硬朗的一个，可而今却是最体弱最孤独的一个。他老伴几年前心脏病去世了。唯一的儿子去年也在跑运输途中车祸走了。

爱好书法的老熊叔醺醺的走过来，一手端着酒杯，一手拿着他写的一幅字，非要送给青璐。那是郑板桥的：难得糊涂。可就是这位难得糊涂的老熊叔，却被人骗去上什么《世界优秀书法家名典》，最后被骗光了仅有的21万养老钱。

这位多年前曾在某县志办公室工作的钱叔，自费出了一本古体诗集。钱叔变戏法一样从他身后拿出一本书来，说是要青璐提提意见，还非要抑扬顿挫的给青璐朗诵他的得意之作《浪淘沙·怀春》。脚下不稳，一

个趔趄，差点摔一跤，杏花春酒洒了一地。

闹嚷嚷的雅间里，老人们有些兴奋的走来走去。只有白叔，弓着他有些驼的背，前身几乎全伏在那张大圆餐桌上，嘴里不停的咀嚼着，花白的胡须上，沾满了油污和残渣。父亲的这些老友，白叔是青璐唯一见过的。白叔年轻时气宇轩昂，谈吐儒雅，发表了很多优美的诗歌。

听父亲说起过，白叔这些年过得不好。遇到一个不孝之子，滥赌、吸毒，还虐待白叔，不给他饭吃。白叔有次被打伤，还住了院。白叔儿子后来被抓，判了几年，出来后，仍然死性不改。

青璐绕过去，想给白叔敬酒。白叔正撕扯着一块烤鸭，他在两个袖口上擦擦手，战战兢兢的举起杯子，一根手指上还留着没擦净的油腻。白叔的眼神，无力，空洞。青璐觉得，有些什么，在白叔的眼神里下沉着，下沉着，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深渊。

局罢人散，青璐和半醉的父亲费了不少周折，才把老叔们安顿妥当。好不容易消停下来，回到家，一直兴奋不已的父亲，倒头就睡，鼾声大作。

青璐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她严重失眠了。

## 大孤山赋

## 大孤山赋

## 大孤山赋

—文/曹祖义—

以“荒天省石，造化奇山。”八字为韵。赋范平水韵。(律赋)，

(节选长篇小说《曹雪芹梦之秋码》第二部中，二百七十年前背景)

女帝开元，荒天省石，扶摇亿载，造化奇山。观夫踏洪波宛似灵鳌向海，依峻岭犹如卧佛观天。接瑞祥而守护，兀岩三颗；承风骨而托喻，顽石一拳。归帆北望，恰好驼峰入眼；访客西窥，方逢燕侣齐肩。

昔物产青冥，人翻晦夜。头脑劲开，羽皮初化。既而守火燃，无余暇。狗马驱，狐狼射。凭尧舜禹之威，委汉周商之霸。必使神先击与乌桓，一世战功；武帝鞭之绿水，千军祭祠。薛礼征辽，清皇上驾。今古橐驼，始终华夏。

矧王朝更迭，道佛不离。诚知寺隐钟鸣，唤庶民之咒语；风清梵响，诵菩萨以慈悲。可谓朝阳庙宇凡间乃

盛，倒座观音世上之奇。僧侣相思之柏松，雁魂吻叶；弘真寄志之银杏，珠眼缀枝。

夫其紫液淙淙，泉空昊昊。雨注崖遮，天雕地造，山幽乃聚灵光，梳翠帘章；寺隐当沈悟性，妙香滋稿。遗垣圣水，潜怀筹建之期；握票咨文，考虑方来之好。则当先请理休，再兴神道。阴律定阳，碧山不老。

夫海鸥飞掠，星屿嵌镶。号角声声，将军封于海畔；风帆突突，处士隐于山荒。眸远眺，岛云蒸之大海；心清思，奋气接之群芳。况乃离京甚远，碍语无妨。识音数谬，影火丛洋。

惟其访觅袖烟，拟从曹积。居住本家，撰修书籍。开篇地理描真事以论，而后先人演美钗之画。残红缥渺，红楼染而飞红；怪石嶙峋，石记铭于巨石。倘若闻潮之汛，因寻右岸芦葭；览物之标，则看东山屋脊。

江海一隅，小镇之淳朴俗；贾商千楫，胶东之口音。人实水甜，乡遍美饕。相好亲和，括拉请汕。营旗聚集之边，满民一体；买卖分张之市，街

道四关。昔来子美，塞外诗斑。尚传尼院，曾住玉环。晓马将军鹤冢于之鹿岛，知毛大帅苍碑乃在林间。斯乃水稻千顷，滚浪于东南圩内；红松万颗，飞涛于左右群山。洋河之水漫漫，匆奔于海；渡口之流汨汨，亦汇于湾。

伟兆孤山，怡红幻境。海寺期成，芹溪憧憬：圣泉梳翠，香飘妙玉之魂；芦雪厂苍，絮掩袖烟之影。处士乡增之宝鉴，钗挑火檠；中秋梦记则团圆，月升青梗。然其石刻光浮，偈云意警：

无才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

此系身前身事，倩谁记去作奇传？

看朱成碧，云书则梦不知；斟意遣词，叹世之人孰省。而宝玉之灵，乃孤山之幸。如今皴染三番之玉园，他日恢弘一片之风景。

